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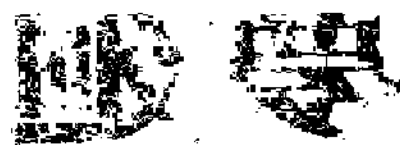


夢迴 憂愁湖

GARRISON KEILLOR 著・傅凌譯

當代名著精選321

夢迴 憂愁湖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KE
WOBEGON
DAYS

GARRISON
KEILLOR

傅凌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敘事者——一位生長在愛慈湖的作家。

克勞倫斯·班森 (Clarence Bunsen)

——班森車行老闆。

克林特·班森 (Clint Bunsen)

——愛慈湖鎮鎮長。

艾彌爾神父 (Father Emil)

——愛慈湖天主教神父。

法康娜小姐 (Miss Falconer)

——作者高中音樂老師。

亨利·法蘭西斯·華特 (Henry Francis Walt)

——憂愁湖第一位詩人。

大衛·英奎特牧師 (Pastor David Ingquist)

——路德教派牧師。

勞福 (Ralph)

——食品雜貨舖老闆。

菲麗絲 (Phyllis)

——作者的姊姊。

桃樂賽 (Dorothy)

——話匣子餐廳女老闆。

強尼·陶樂生 (Jonny Tollefson)

——有志成為作家的大學生。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

客官，您要什麼？

大埔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喏！來盪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腩腩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廚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陳斌

前言

一九七四年春季，我收到爲「紐約客」雜誌寫作的六千元稿費，是我生平見過最多的一筆錢，於是我的妻子、小兒子和我們離開聖保羅的家，搭乘帝國鐵路公司的火車去舊金山訪友，不知道這筆意外收穫將是這一年裏我最主要的收入。我除了在年輕時代去愛達荷參加聖經會議之外，從來沒有到過它以西的地方。我們得到一間廂房，深夜離開明尼亞波里，在法哥的西方醒來，吃早餐和午餐時只見平原掠過我們的身邊，當火車繼續向北落磯山區時，我坐在酒吧取出手提箱中的幾篇文章研究，儼然是一位成功的美國作家，能夠以上好的物質供給家人。第二天夜裏抵達愛達荷的沙尖，這兒很接近舉行聖經會議的地點，我們在穿過一個貨物站時出了軌。因爲火車的速度本來就慢如蝸行，所以大家都沒有受傷——只是車輪尖叫、搖晃、顛簸了幾下——於是我們整理好行囊下車。我們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坐上一輛散發汽油味的老爺巴士直奔波特蘭，在那裏趕搭海岸星光公司南下的火車前去舊金山。妻子在我身旁打盹，小男孩躺在我們的膝頭睡覺，我不禁想到這趟旅行的花費和愚昧——只不過一時運氣賺到稿酬，我就想用這一大筆錢投注在什麼方面？虛假的奢華，如今走了樣。想爲褪色的婚姻增添幾分生氣與色彩，動機固然是很好，不過我們的火車經過華盛頓時，我却想着我們的費用，沒心情欣賞哥

倫比亞山谷的壯麗。終於抵達波特蘭後，我下定決心立刻完成新的文章，把它們賣給『紐約客』，以減輕損失，一小時後，我在波特蘭火車站失去了它們。

我抱着兒子去洗手間，放下手提箱解手、洗手，再去餐廳吃早餐。吃了幾口炒蛋我才想起手提箱，等到去找它時，它已經不見了。我們在南下火車進站前還有一個鐘頭，於是立刻搜尋車站的每一個垃圾箱，還包括車站外和附近的幾條街。我深信賊在發現手提箱內只有幾份原稿後，一定會拋棄它，我不斷的希望他這麼做，但是他並沒有拋在我看得見的地方，然後我們的時間到了，只好上火車。我的心情惡劣，連窗外都沒興趣看，一逕直視着車廂的牆壁。當我們繼續南下時，我只覺得那兩篇文章愈來愈有趣，簡直是我生平最精采的佳作；我為它們流淚，而哀傷似乎抹除了記憶，因此當我在奔馳過兩百哩後拿出稿紙時，甚至無法重新寫出那兩篇文章的大綱。

爲了改善我的心情，我們走進餐車點了牛排和酒，這只會使我更担心費用，現在的我已經更加花不起錢了。我們到達舊金山時，那兩篇文章已經變成美國幽默文壇失落的經典之作，是全國的損失，而我則一心準備回家了。

加州的朋友一方面同情一方面鼓勵我，兩週後我們返回明尼蘇達的家鄉時，那兒的朋友也同樣表示關切。人們總是喜歡鼓舞損失慘重的人，逼得損失者與起勒死他們的衝動。他們會告訴你其他遺失文章的作家有海明威、卡萊爾，全是戰勝不幸的偉人。『你會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他們說，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多好。我手上還有兩張檔案卡，那是在火車中盡力回想兩篇文章的內容後作出的記錄：一篇的題目是『幸運者』，文章描述一名對不幸甘之如飴的男子。即使看着這張卡片，我都能回想起它是一篇多麼美好的文字。另一篇的題目是『憂愁湖傳記』，卡片上的記錄很有限：『克勞倫斯和愛蓮·班森』、『潛逃的車』、『週三晚上禱告聚會』、『軍人俱樂部舞會』。那遺失的文章在幽暗的記憶中閃閃生輝，在我提筆寫出第一個句子之前，就覺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失色、貧瘠的。

我在七月份開了個現場的音樂綜藝節目，名叫『草原家庭』。我掙扎着想成爲作家，勉強寫了一千頁就無疾而終。妻子和我一九七六年分手。然而廣播節目却一直做下去，也許是因爲我並沒有幻想在這一方面很能幹，我在每週一次的獨角戲中以憂愁潮爲主題，盼望能在某一個週末晚上站在台上望着燈光時，那篇失落的文章會隨着光芒下降，停在我的頭上。十一年後，我仍然在期待。

節目進行得很順利，我認爲自己相當走運。十一年前的一個不壞的點子爲我掙得一份可以餬口的工作，至今仍舊是我的營生。我要感謝幾位多年的同事，以及其他給過我許多好建議的朋友們。不過我依然不希望在那特蘭的洗手間遺失那篇文章，也依然希望它能出現。我相信那是個夢中的故事，如果它能再出現，讓人們聽見它，他們或許會從其中發現自己也尋找了多年的東西，而我却愚癡的在洗手時忘記它，無法找回它。偶爾，當我站在舞台側翼時，只覺得那個故事拂上我的臉，我彷彿想得起來——說不定只要閉上眼睛，它就會像鳥一般落在我的肩頭。這本書比不上那篇文章，不過只好在它出現前取代它了。

